

莊子集解

序

夫古之作者，豈必依林草，羣鳥魚哉！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，卻爲犧之聘，可謂塵埃富貴者也。然而貨粟有請，內交於監河，係履而行，通謁於梁魏，說劍趙王之殿，意猶存乎拯世。遭惠施三日大索，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，況餘子乎！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。

且其說曰：「天下有道，聖人成焉；天下無道，聖人生焉。」又曰：「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。」夫其不材，以尊生也；而其材者，特藉空文以自見。老子云：「美言不信。」生言美矣，其不信又已自道之。故以櫟飾鞭筴爲伯樂罪，而撤觸饅未嘗不用馬捶；其死棺槨天地，而以墨子薄葬爲大穀；心追容成，大庭結繩，無文字之世，而恒假至論以修心。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？嫉時焉耳。

是故君德天殺，輕用民死，刺暴主也；俗好道訛，嚴於親而尊於君，憤濁世也。登無道之廷，口堯而心桀，出無道之野，貌夷而行跖。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，與無定之是非？其志已傷，其詞過激。設易天下爲有道，生殆將不出於此。後世浮慕之以成俗，此讀生書者之咎，咎豈在書哉！

余治此有年，領其要，得二語焉，曰：「喜怒哀樂，不入於胸次。」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，而果有益也。噫！是則吾師也夫！

序

舊注備矣，輒芟取衆長，間下己意，輯爲八卷，命之曰《集解》。世有達者，冀共明之。

二

宣統元年七月

目 錄

序.....王先謙

內篇

卷一

逍遙遊第一.....	一
齊物論第二.....	九
養生主第三.....	二八
人間世第四.....	三三

卷二

德充符第五.....	四七
大宗師第六.....	五五
應帝王第七.....	六〇

目錄

外篇

卷三

駢母第八.....	七一
馬蹄第九.....	八三
胠篋第十.....	八五
在宥第十一.....	九〇
天地第十二.....	九九

卷四

天道第十三.....	一一三
天運第十四.....	一二三
刻意第十五.....	一二二

目錄

二

繩性第十六.....一三五

徐无鬼第二十四.....二〇九

秋水第十七.....一三八

卷七

卷五

則陽第二十五.....二三五

外物第二十六.....二三七

寓言第二十七.....二四五

至樂第十八.....一四九

卷六

達生第十九.....一五六

盜跖第二十九.....二六七

山木第二十.....一六七

讓王第二十八.....二五一

田子方第二十一.....一七六

說劍第三十.....二七〇

知北遊第二十二.....一八五

漁父第三十一.....二七三

列禦寇第三十二.....二七六

天下第三十三.....二八七

雜篇

庚桑楚第二十三.....一九六

卷八

三

莊子集解卷一

內篇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，任天而遊無窮也。

北冥有魚。釋文：「本一作溟，北海也。」其名爲鯤。釋魚：「鯤，魚子。」方以智云：「鯤本小魚，莊子用爲大魚之名。」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玉篇：「運，行也。」案：行於海上，故曰「海運」。下云「水擊」，是也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成玄英云：「大海洪川，原夫造化，非人所作，故曰天池。」案：言物之大者，任天而遊。
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司馬彪云：「齊諧，人姓名。」簡文云：「書名。」諧之言曰：「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。」崔譏云：「將飛舉翼，擊水踉蹌。」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崔云：「拊翼徘徊而上。」爾雅：「扶搖謂之鶠。」郭注：「暴風從下上。」去以六月息者也。」成云：「六月，半歲，至天池而息。」引齊諧一證。野馬也，司馬云：「野馬，春月澤中游氣也。」成云：「青春之時，陽氣發動，遙望藪澤，猶如奔馬，故謂之野馬。」塵埃也，成云：「揚土曰塵。塵之細者曰埃。」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成云：「天地之間，生物氣息，更相吹動。」案漢書揚雄傳注：「息，出入氣也。」言物之微者，亦任天而遊。入此義，見物無大小，皆任天而動。「鵬」下不言，於此點出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亦若是，則已矣。其謂鵬，是謂人視天。鳥在九萬里上，率數約略如此，故曰「則」。

已矣」，非謂遂止也。借人視天喻鵬視下，極言搏上之高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支遁云：「謂堂有坳垤形也。」則芥爲之舟，李頤云：「芥，小草。」置杯焉則膠，崔云：「著地。」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。王念孫曰：「培，馮也。周禮馮相氏注：『馮，乘也。』鵬在風上，故言馮。培馮聲近義通。漢書周縹傳，縹封馮城侯，顏注：『呂忱訓音陪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。』是培、馮音近之證。」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，司馬云：「天，折也。闕，止也。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。」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謀向南行。借水喻風，唯力厚，故能負而行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能遊也。蜩與學鳩笑之曰。釋文：「學，本又作鶯。本或作鷺，音預。」司馬云：「學鳩，小鳩。」俞樾云：「文選江淹詩：『鷺斯高下飛。』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。又引司馬云：『鷺鳩，小鳥。』是司馬注作鷺，不作鳩。」我決起而飛，李云：「決，疾貌。」槍榆、枋，枝云：「槍，突也。」李云：「猶集也。」榆、枋，二木名。枋，音方，李云：「檀木。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，王念孫云：「則，猶或也。」司馬云：「控，投也。」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」借蜩、鳩之笑，爲惠施寫照。適莽蒼者三飄而反，釋文：「蒼，七蕩反，或如字。」崔云：「草野之色。」三飄，猶言竟日。腹猶果然，適百里者宿春糧；隔宿擣米儲食。適千里者三月聚糧。之二蟲謂蜩、鳩。又何知！釋文：「音智，本亦作智。下大知同。」小年不及大知，釋文：「朝菌不知晦朔，列子湯問篇：『朽壤之上，有菌芝者，生於朝，死於晦。』晦謂夜。」晦謂夜。朔，旦也。惠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釋文：「惠，本作蟪。」司馬云：「惠蛄，寒蟬也。一名蛻蛻，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」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

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〔楚之南〕下，全引列子湯問篇。
「楚」，彼作「荆」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李云：「彭祖，名鑑，堯臣，封彭城，歷虞、夏至商，年七百歲，故以久壽見聞。」衆人匹之，言壽者必舉彭祖爲比。不亦悲乎！此段從「小年」句演出。湯之問棘也是已。〔湯問篇〕殷湯問於夏革，張湛注：「湯大夫。」棘、革古同聲通用。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〔湯問篇〕終髮北之北，有溟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其長稱焉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翼若垂天之雲，其體稱焉。」按：列子不言鯤化爲鵬。又此下至「而彼且奚適也」，皆列子所無，而其文若相屬爲義。漆園引古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所謂「洋洋自恣以適己」者，此類是也。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司馬云：「風曲上行若羊角。」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〔引湯問再證〕斥鵠笑之曰：「司馬云：「斥，小澤。鵠，鵠雀也。斥，本作尺。」古字通。夏侯湛抵疑：「尺鶉不能陵桑榆。」文選七啟注：「鶉雀飛不過一尺，言其劣弱也。」案：雀飛何止一尺？下文明言「數仞」矣。「彼且奚適也？」彼，鵬。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」又借斥鵠之笑，爲惠施寫照。此小大之辨也。點明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李云：「比，合也。」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，郭慶藩云：「而讀爲能。能，而，古字通用。官、鄉、君、國相對，知、行、德、能亦相對。」司馬云：「徵，信也。」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此謂斥鵠。方說到人，暗指惠施一輩人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司馬、李云：「榮子，宋國人。」崔云：「賢者。」謂猶以爲笑。且舉

世「一」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。郭象云：「審自得也。」定乎內外之分，郭云：「內我而外物。」辨乎榮辱之境，郭云：「榮已而辱人。」斯已矣。成云：「榮子智德，止盡於斯。」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司馬云：「樹，立也。至德未立。」案：言宋榮子不足慕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成云：「列禦寇，鄭人，與鄭繡公同時。」案列子黃帝篇：「列子師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盡二子之道，乘風而歸。」下又云：「隨風東西，猶木葉幹殼，竟不知風乘我邪，我乘風乎？」冷然善也。郭云：「冷然，輕妙之貌。」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成云：「致，得也。得風仙之福。」案：言得此福者，亦不數數見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難免步行，猶必待風。列子亦不足慕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司馬云：「六氣，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。」郭慶藩云：「辯讀爲變，與正對文。辯、變古字通。」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無所待而遊於無窮，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。故曰：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」釋文：「己音紀。」成云：「至言其體，神言其用，聖言其名，其實一也。」案：不立功名，不以己與，故爲獨絕。此莊子自爲說法，下又列四事以明之。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司馬云：「潁川陽城人。」曰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爝火不息，字林：「爝，炬火也。」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成云：「尸，主也。」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」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吾將爲賓乎？」鶴鵠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。李云：「鶴鵠，小鳥。」

「一」「舉世」下，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本（以下簡稱集釋本）有「而」字。下句「舉世」下同。

郭璞云：「桃雀。」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李頤云：「偃鼠，鼷鼠也。」李楨云：「偃，或作鼴，俗作鼴。」本草陶注：「名駘鼠，常穿耕地中行，討掘即得。」說文：「駘」下云：「地行鼠，伯勞所化也。」李說誤。歸休乎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焉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釋文：「傳鬼神言曰祝。」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，爲已寫照。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。」

肩吾問於連叔。成云：「並古之懷道者。」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釋文：「皇甫謐云：『接輿躬耕，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、車二駟聘之，不應。』」大而無當，釋文：「丁浪反。」案：當，底也。」往而不返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成云：「猶上天河漢，迢遞清高，尋其源流，略無窮極。」大有逕庭，宣頤云：「逕，門外路；庭，堂外地。」大有，謂相遠之甚。不近人情焉。」連叔曰：「其言謂何哉？」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釋文：「藐音逸，簡文云：『遠也。』」姑射，山名，在北海中。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。李云：「淖約，好貌。」釋文：「處子，在室女。」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「乘雲氣」三句，又見齊物論篇，「御飛龍」作「騎日月」。其神凝，三字嚙緊。非遊物外者，不能凝於神。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司馬云：「疵，毀也。」癘音癩，惡病。列子黃帝篇：「姑射山在海中。山上有神人焉，吸風飲露，不食五穀，心如淵泉，形如處女。不施不惠，而物自足，不聚不斂，而已無怨。陰陽常調，日月常明，四時常若，風雨常均，字育常時，年穀常豐。而土無札傷，人無天惡，物無疵癘。」漆園本此爲說。吾是以狂而不信也。」狂，李又九況反。案：音讀如誑。言以爲誑。連叔曰：「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惟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

言也，猶時女也。司馬云：「猶處女也。」案：時，是也。云是其言也，猶是若處女者也。此人也，此德也。云云，極擬議之詞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磅礴萬物，以爲一世。斬乎亂，孰弊焉？以天下爲事！李云：「磅礴，猶旁礴。」亦作旁魄，廣被意也。言其德行廣被萬物，以爲一世求治，豈肯有勞天下之迹！老子曰：「我無爲而民自然。」亂治也。簡文云：「弊，經營貌。」案：斬同期。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。司馬云：「稽，至也。」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糠。說文：「粃，作秕。」釋文：「粃糠，猶繁碎。」案：言於煩碎之事物，直以塵垢視之。將猶陶鑄堯、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爲事！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，以明其自全之道。

宋人資章甫，「一」適諸越，李云：「資，貨也。章甫，殷冠也。以冠爲貨。」以冠爲貨。司馬云：「諸，於也。」越人短髮，「二」文身，無所用之。爲無所用天下設喻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司馬云：「李云：「四子，王倪、鬻缺、被衣、許由。」四子本無其人，徵名以實之，則鑿矣。

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宣云：「窅然，深遠貌。」案：言堯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，下此更不足言矣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司馬云：「姓惠，名施，爲梁相。」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瓠，瓜也，卽今葫蘆瓜。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成云：「樹，植。實，子也。虛脆不堅，故不能自勝舉。」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簡文云：「瓠落，猶廓落也。」成云：「平淺不容多物。」非不嗚然大也，釋文：「嗚，本亦作号。李云：『虛大貌。』」俞樾云：「嗚，俗字，當作枵，虛也。」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

〔一〕「章甫」下，集釋本有「而」字。

〔二〕「短髮」，集釋本作「斷髮」。

矣。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向秀云：「龜，拘坼也。」釋文：「徐音舉倫反。」李楨云：「此以龜爲轍之假借。」玄應音義：「轍下引通俗文。」手足坼裂曰轍，經文或作龜坼。」下引此文爲證。世世以洴澼絖爲事。成云：「洴，浮。澼，漂。絖，糲也。」李云：「漂糲水上。」盧文弨云：「洴澼，擊絮之聲。」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李云：「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。百金，百斤也。」聚族而謀曰：「我世世爲洴澼絖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」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，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？」司馬云：「慮，猶結繩也。樽如酒器，縛之於身，浮於江湖，可以自渡。」案：所謂腰舟。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？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向云：「蓬者，短不暢，曲士之謂。」案：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，不得用之道也。

惠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衆所同去也。」猶言棄而不取。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狔乎？」成云：「狸，野貓。」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。司馬云：「遨翔之物，雞鼠之屬。」東西跳梁，成云：「跳梁，猶走擲。」不辟高下，辟音避。中於機辟，辟，所以陷物。鹽鐵論刑法篇：「辟陷設而當其蹊。」與此同義。亦作「臂」。楚辭哀時命篇：「外迫脅於機臂兮。」機臂，即機辟也。玉篇注：「以爲晝身。死於網罟。今夫麋牛，司馬云：「旄牛。」其

〔一〕「惠子曰」，集釋本作「惠子謂莊子曰」。

大若垂天之雲。成云：「山中遠望，如天際之雲。」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。簡文云：「莫，大也。」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釋文：「彷徨，猶翱翔。」逍遙乎寢卧其下。郭慶藩云：「逍遙，依說文，當作『消搖』。」又引王贊夜云：「消搖者，調暢悅豫之意。」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言無處可用之。人問世篇：「是不材之木也，無所可用。」又云：「予求無所可用久矣。」又山木篇：「無所可用。」文意並與此同。安所困苦哉！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，犧牛之大而無用，不如樗樹之善全，以曉惠施。蓋惠施用世，莊子逃世，惠以莊言爲無用，不知莊之遊於無窮，所謂「大知」「小知」之異也。

內篇齊物論第二

天下之物之言，皆可齊一視之，不必致辯，守道而已。蘇軾云：「天下之至紛，莫如物論。」

是非太明，足以累心。故視天下之言，如天籟之旋怒旋已，如穀音之自然，而一無與於我。然後忘彼是，潭成毀，平尊隸，均物我，外形骸，遺生死，求其真宰，照以本明，游心於無窮。皆莊生最微之思理。然其爲書，辯多而情激，豈真忘是非者哉？不過空存其理而已。

南郭子綦隱机而坐，司馬云：「居南郭，因爲號。」釋文：「隱，馮也。李本机作几。」案：事又見徐无鬼篇，「郭作「伯」，「机」作「几」。仰天而噓，荅焉似喪其耦。」向云：「噓，息也。」釋文：「荅，解體貌，本又作嗒。耦，本亦作偶。」俞云：「偶當讀爲寓，寄也。卽下文所謂『吾喪我』也。」案：徐无鬼篇「噓」下無此句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李云：「子綦弟，姓顏名偃，諡成，字子游。」案：徐无鬼篇作「顏成子入見」。曰：「何居乎？」徐无鬼篇作「夫子物之尤也」。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：「形若槁木，心若死灰。」徐无鬼篇與此一句同，「木」作「骸」。知北遊篇：「形若槁骸，心若死灰。」庚桑楚篇亦有二句，「槁骸」作「槁木之枝」。達生篇亦云：「吾執臂也，若槁木之枝。」是此「槁木」即槁木之枝。槁骸，亦槁枝也。以下異。今之隱机者，非昔之隱机者也。」子綦曰：「偃，不亦善乎而問之也！」而同爾。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？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，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！」郭云：「籟，簫也。」子游曰：「敢問其方。」咸云：「方，術也。」子綦曰：「夫

〔一〕「子」字，據陸德明經典釋文（以下簡稱釋文）補。

大塊噫氣，俞云：「塊，山或體，大地。」成云：「噫，出氣。」其名爲風。是唯无作，作則萬竅怒咷。而獨不聞之寥寥乎？之猶其。下同。釋文：「寥寥，長風聲。李本作颺。」山林之畏佳，卽蟬鳴，猶崔巍。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；淳林云：「枅，柱上方木。」成云：「圈，獸之闌圈。」宣云：「洼，深池。污，窊也。三象身，三象物，一象地，皆狀木之竅形。」激者，謫者，叱者，謾者，突者，咬者；宣云：「激如水激聲，謫如箭去聲；叱出而聲粗，吸入而聲細，叫高而聲揚，謫下而聲濁，突深而聲留，咬鳴而聲清。皆狀竅聲。」釋文：「謫音孝。」司馬云：「謫，哭聲。」案：「交交黃鳥」，三家詩作「咬咬」。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。李云：「于，喁，聲之相和。」成云：「皆風吹樹動，前後相隨之聲。」冷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，李云：「冷，小風也。」爾雅：「回風爲飄。」和，胡「一」卧反。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向云：「厲，烈也。濟，止也。」風止則萬竅寂然。而獨不見之調調、之刁刁乎？郭云：「調調、刁刁，皆動搖貌。」子游曰：「地籟則衆竅是已，人籟則比竹是已。以竹相比而吹之。敢問天籟。」子綦曰：「夫吹萬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誰邪！」宣云：「待風鳴者地籟，而風之使竅自鳴者，卽天籟也。引子綦言畢。」案：此文以吹引言。風所吹萬有不同，而使之鳴者，仍使其自止也。且每竅各成一聲，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。然則萬竅怒咷，有使之怒者，而怒者果誰邪！悟其爲誰，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，更可知矣，又何所謂得喪乎！「怒者其誰？」使人言下自領，下文所謂「真君」也。

〔一〕「胡」原誤「明」，據釋文改。

大知閑閑，小知閒閒；釋文：「知音智。下同。」成云：「閑閑，寬裕也。」俞云：「廣雅釋詁：『閒，視也。』閒，謂好觀察人。」此智、識之異。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炎炎，有氣燄。成云：「詹詹，詞費也。」此議、論之異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，此寐、覺之異。與接爲構，成云：「構，合也。」日以心鬪。宣云：「心計相角。」縵者，睿者，密者。簡文云：「縵，寛。」司馬云：「睿，深也。」宣云：「密，謹也。」成云：「略而言之，有此三別。」此交、接之異。小恐惄惄，大恐縵縵。李云：「惄惄，小心貌。」宣云：「縵縵，迷漫失精。」此恐、慄之異。其發若機括，其司是非之謂也；釋文：「機，弩牙。括，箭括。」成云：「司，主也。」案：發言即有是非，榮辱之主也。其留如詛盟，其守勝日喪也；留不發，若詛盟然，守己以勝人。此語、默之異。其殺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；宣云：「琢削，使天真日喪。」其溺之所爲之，不可使復之也；溺，沈溺。宣云：「『爲之』之『之』，猶往。言一往不可復返。」其厭也如穢，以言其老洫也；宣云：「厭，閉藏。穢，祕固。洫，深也。老而愈深。」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宣云：「陰鷙無復生意。」喜怒哀樂，慮歎變慾；宣云：「慮多思，歎多悲，變多反覆，慾多怖，音執。」姚佚啟態，成云：「姚則輕浮躁動，佚則奢華縱放，啟則情欲開張，慾則嬌淫妖冶。」案：姚同姚。動止交接，性情容貌，皆天所賦。以上言人。樂出虛，無聲而有聲。宣云：「本虛器，樂由此作。」蒸成菌。無形而有形，皆氣所使。以上言物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莫知其所萌。日與夜代，於何萌生？上句又見德充符篇。已乎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！既無可推求，不如其已乎。然俯仰旦暮間，自悟真理。此者，生之根也。非彼無我，宣云：「彼，卽上之此也。」非我无所取。成云：「若非自然，誰能生我？若無有我，誰稟自然乎？」是亦近矣。成云：「我卽自然，自然卽我，其

理非遠。」而不知其所爲使。宣云：「究竟使然者誰邪？」案：與上「怒者其誰邪」相應。**必**「**一**」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崔云：「特，辭也。」李云：「朕，兆也。」案：云若有真爲主宰者使然，而其朕迹不可得見。可形已信，而不見其形，可運動者，已信能之，而不見運動我之形。有情而無形。與我有相維繫之情，而形不可見。百骸，成云：「百骨節。」九竅、眼、耳、鼻、口七竅，與下二漏而九。六藏，李楨云：「難經三十九難。五藏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也。」亦有六藏者，腎有兩藏也。左腎，右命門。命門者，謂精神之所舍也。其氣與腎通，故言藏有六也。」**賅**而存焉，成云：「**賅**，備。」吾誰與爲親？成云：「豈有親疏？」汝皆說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將皆親而愛悅之乎？或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？如是皆有，爲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。**〔三〕**其遞相爲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。成云：「臣妾，士女之賤職。」案：謂役使之也。言皆悅不可，有私不可。既如是矣，或皆有之，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？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。其或遞代爲君臣乎？然有真君在焉。卽上「真宰」也。此語點醒。如求得其情與不得，無益損乎其真。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。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成云：「刃，逆。靡，順也。」真君所在，求得不加益，不得不加損。惟人自受形以來，守之不死，坐待氣盡，徒與外物相攖，視歲月之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可悲乎！案：「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」，又見田子方篇「亡」作「化」。終身役役，而見其成功，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邪！所有皆幻妄，故無成功，疲於所役，而不知如何歸宿。盧

〔一〕「必」，集釋本作「若」。按：據王氏案云「若有真爲主宰者使然」，則王氏本亦當作「若」。

〔二〕「也」，集釋本作「乎」。